

# 阅读一棵苹果树(外一则)

□ 詹政伟

园丁楼下的苹果树又开花了，心情很是舒展了一阵子，想想那么细碎的花，一点儿也不起眼，但日后却是要长出硕大苹果来的。我对所有结果的花都有好感，不管它们花的颜色，也不管它们花的大小，它们一开花，就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有所期盼，指望某一日能看到果实。生根、开花、结果，这似乎是一套程序，是一种宿命，也似乎是一种报应，有因才有果嘛。

对于苹果树来讲，从花开到结果的过程是漫长的，花谢了，率先看到的并不是果实，中间还有叶子的生长。叶子长出来了，花就一点一点凋谢了。奇怪的是，每一棵树上，总归有那么几簇花，隐在绿叶丛中，不显山露水，但它们就是那么固执地停留在那里，不为所动，也不知道为了啥。

长叶片的时候，你是看不到果实的，果实是那么小，小到你可以忽视它的存在。时间有限，精力也匮乏，苹果树仿佛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它利用自己的特点，用自己的眼光和判断，作出了合理的选择。野兔、蚂蚁、麻雀、白头翁、蜜蜂……数不尽的小动物，在花开的那一刻，都纷纷跑了出来，围绕着苹果树转悠，显然，它们也是有自己的诉求的，各有不同，它们交叉着出现，给了苹果树无数的喜怒哀乐。它最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完美地保护果实，它的招数居然就是那几簇一直迟疑着不肯退场的花，那些花在阳光下波动，在风雨中招摇，在一大片新绿中若隐若现……这一切，都在告诉小动物们，苹果花还在，苹果还在结果的路上，你们多看会儿花吧，多享受一会儿花带给你们的美妙……这个时候的那几簇花，会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有意无意地驱赶着那些小动物们，别靠近，苹果在结果的路上……

小动物们听得懂苹果树的语言吗？不知道呀，但你要知道，动物啊植物啊，肯定都有一套成熟、完整、顺畅的语言，它们无声的交流，让你徒有羡慕之情。

等到苹果真的开始挂果的时候，那几簇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悄然隐退，你一点都不清楚它们是什么时候退场的，这个时候，映入你眼帘的，全是青绿色的苹果，它们骄傲而饱满地挺立在枝头，在阳光的沐浴下，迎风招展……

多少年了，我一直喜欢看着楼下的苹果树，从开花到结果，那个过程，让我的跌宕起伏，我觉得我就是个阅读者，阅读着苹果树

一段又一段的历史，一年又一年的历史，在我眼里，每一个苹果，或大或小，它们就是一个个沉潜者，沉就是有着厚重的积淀，潜就是深藏不露，在动植物们的眼皮底下自由发展。它们从不开口说话，只会用有力的行动来表达它的内心。是的，它给我这个阅读者带来了无限大的想象空间。

真好。  
真的好。

## 辣萼

开北大荒饺子馆的老卡，是一名退伍军人，1971年出生，追随当警察的儿子千里迢迢来了江南小城。警察儿子找了同样是警察的儿媳。儿媳是土生土长的陆招人。老卡一家子就从东北的伊春搬到了江南，一家人其乐融融。

和老卡相识，纯属偶然。若干年前的一个春日，跟随朋友去他那里吃了一回饺子，非得跟我加微信，说是这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得多找朋友。加了后，天天看他的朋友圈不说，他还经常性地向我发出邀约：哥，有空来看看我。这年头，会说话的人越来越多。哥被叫多了，总得去赏脸。老卡也得意，逢人就说，我哥，文化名人，他来，表明我的手艺还凑合。

无辜入了套，有朋友建议微信拉黑他。我白了他一眼。老卡知道我不会删他的微信，更不会拉黑他。毕竟我也算小城一名人，传出去，就显得太小家子气。还有理由捏在他手里，他爱怎么编排你，你都得忍，一句还文化名人呢，我看也就是一势利眼嘛！还不把你的名声搞臭了。好歹我也是爱惜羽毛的人，信奉多个朋友多条路。更何况，我虚长他几岁，再怎么着也得容忍他，要对付得起哥这声称呼。

某一日，爱钓鱼的老严微信我，说是在乡下野河里钓到了几条野生小鲫鱼，他知道我喜欢吃这玩意儿，等会儿就给我送过来。我喜上眉梢。赶紧跑菜场，提前买好了当地腌制的雪菜，准备做一道雪菜鲫鱼，那是我的拿手菜。当年在当文学刊物主编的时候，隔壁就是饮服公司，下边一大堆饭店，得了空，就一个一个饭店地跑，不是去吃饭，而是去看厨师怎么烧菜，美其名曰体验生活，积累素材，其实是偷艺，一来二去，也小学了几招。在家现烧现卖，

倒也得家人赞赏，爱美食的习性沿袭至今。这其中就有这道雪菜鲫鱼，因为操练得多了，不说炉火纯青，至少也像模像样。

小鲫鱼真的是野生的，身形瘦长，鳞片光洁，肉质结实，一看就是在野河里顽强生长的，需要不断地运动，才能得到食物，对此肃然起敬。野生鲫鱼配上本地雪菜，鲜上加鲜。佐以黄酒，吃得心花怒放。都说得意忘形，此话一点不错。吃得开心，免不了要嘚瑟一下，于是打开了视频，让朋友们也参与到我的大快朵颐里，让他们也跟着高兴高兴……一不小心，鱼刺卡喉。这下糗大了，好几个朋友目睹了我的狼狈相。

发生了这等低级错误，首要的任务是得把这低级错误消灭掉。于是马上在朋友圈里求援，各位亲，谁有高招？能将喉咙口的鱼刺去掉。无数的朋友纷纷中招，绝大多数建议上医院，让医生用镊子将其取出，小众的建议多如牛毛。其中老卡的建议让我眼前一亮，老卡不但在朋友圈里评论，还特意打我电话：哥，我这有辣萼，我马上给你送来，你住哪个小区？

什么是辣萼？在此以前我可闻所未闻，老卡解释，这东西全称叫辣萼铁线莲，是东北的特产。鱼刺卡喉，弄上一把辣萼，吃下去，准行。

老卡很快就给我拿来了一小捆辣萼，看模样跟我们这一带的空心菜差不多。我连忙洗了一小把，用沸水焯一下，然后，就连吞带咽地吃下去。不到几分钟，喉咙口的刺痛感就消失了，只留一点点的微痛，想来是鱼刺已经被辣萼带走了。我欣喜若狂，想不到是老卡的神来之笔，帮我解了这切身之痛。

微信电话老卡，家里怎么备有这东西？老卡笑称，赶巧了，那是哥福气好，前些天，儿媳妇发荨麻疹，遍地寻医生治疗，不见啥效果，问咱老家的人，都说找辣萼试试。一试，还真不错，让那边弄了好几袋子。据说，这辣萼全身都是宝，可以食用不说，还能治风湿性关节炎、神经痛、跌打损伤。哥，不瞒你说，我现在琢磨着我的饺子，以后可以用辣萼做调料，我正在调试呢，调好了，你来试试。不行，你就别出去，行了，你得帮我宣传，你是我哥，大名鼎鼎的小城文化名人……

老卡说得开心，我的脸却微微地红了，我得为我先前的不礼貌和偏见道歉，我悄悄百度了一下辣萼，发现上面有这样的字眼，生于林缘、山坡灌丛、阔叶林带下……

# 榆钱儿飘香

□ 宋振东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大地一片生机勃勃。榆树发芽了，长出了榆钱儿。“风吹榆钱落如雨，绕林绕屋来不住。”《戏咏榆荚》让我又回到了童年，回想起小时候在农村老家采摘榆钱儿，食用榆钱儿玉米面饼子时的情景。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国有些农村地区生活水平还不是很高，有的地方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每年春夏青黄不接的季节，也正是人们吃饭“断顿”的时候，为了不挨饿，人们就挖野菜，采树叶充饥，其中最好吃的就要数榆钱儿了。

所谓榆钱儿，其实就是榆树的翅果，因其长成纽扣般大小的圆形薄片，像古代的铜钱一样，所以被人们称之为榆钱儿。又由于它是“余钱”的谐音，因而就有吃了榆钱儿可有“余钱”的说法。榆钱儿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盘中餐，特别是在农作物发生大的自然灾害，粮食减产不够吃的时候，人们更是把榆钱当食物来充饥。

小时候，农村老家的榆树特别多，房前屋后、院里院外、道路两侧、河岸边土坡上，到处都是种植和自然生长的榆树。每年春天，当春风吹来第一缕绿色，碧绿色的榆钱儿就一串串一簇簇地缀满了枝头，于是大家就会趁着鲜嫩开始争相采摘。一般先从小小的榆树开始，等小榆树上的榆钱儿被采摘光了，再采摘大榆树上的榆钱儿。大的榆树一般有六七米高，有的甚至有十几米高，榆树越高大，受外界干扰越少，树枝上的榆钱儿就会长得越多越好越密实越诱人，大家为了多采摘榆钱儿，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年

轻拉开窗帘，眼前是一片雨雾朦胧的世界。窗外春雨依旧，雨滴错落有致地坠落，打在屋顶的瓦片上，顺着瓦楞滑落，汇聚成一条条晶莹的水帘，落在地面的水洼里，溅起一朵朵微小的水花，转瞬即逝。这般景致，满是朦胧之美。此时，或在屋内静听春雨，沉浸书中，更易触景生情；或撑着伞走入春雨中，漫步街头巷尾，手捧着一杯还氤氲着热气的香茗，沉醉地欣赏着雨景，窗外的雨珠，仿佛也在好奇地打量着窗内的人。就这样，我们心有灵犀，各自欣赏着眼中的美好，画面和谐而宁静。

撑起一把雨伞，踱步于幽深小巷。伞面上的雨珠活泼俏皮，似在欢快地与雨伞亲昵互动，一刻也不安分。它们你挨着我，我挨着你，顺着伞面缓缓滑落，有的在半途被微风一吹，斜斜地飘向一旁。轻轻转动雨伞，随着动作变化，雨珠弹起又落下，交织成一幅天然的雨帘，每一颗雨珠的跳跃都像是在诉说着一个关于春雨的故事。这般纯净、独一无二的景，让我沉醉其中，真希望时间能永远定格在这一刻。然而时光匆匆，它从不为谁停留。我嘴角微微上扬，浅笑着，为这美妙的景致，也为这灵动的春雨。

不经意间，抬眼望见楼上的位女孩，她静静地趴在窗前，双手托着下巴，眼神中透着一丝迷茫与思索。她的发丝有些凌乱地垂落在脸颊旁，几缕头发被春雨打湿后贴在脸上，更衬得她楚楚可怜。她的目光始终落在门前的那株花上，随着风雨中花枝的摇曳，她的眉头微微皱起，眼中流露出惋惜。我不禁猜测，她在想些什么呢？也许她在为这株花的命运而担忧，就像担忧自己在这生活中可能遭遇的挫折一样。这花绽放时的娇艳，恰似她心中美好的憧憬，而如今春雨的侵袭，是不是也让她联想到人生的无常？

她似乎感受到了我的目光，转头对我微微一笑，那笑容里，藏着一抹淡淡的忧伤与遗憾。我鼓起勇气，向她挥了挥手，喊道：“这春雨，是不是让人心事重重？”她愣了一下，随即轻轻点头，声音清脆却带着一丝落寞：“是啊，看着这花被雨打，就觉得好多美好的东西都太脆弱了。”我走近几步，站在楼下仰望着她：“可春雨过后，花说不定会开得更艳呢，就像我们的生活，经历些波折，也许会更精彩。”她若有所思，眼中闪过一丝光亮：“你说得对，可能我就是太害怕失去美好了。”

春雨渐渐停歇，世间万物都被春雨洗净，带着清新的气息。树叶绿得发亮，每一片叶子上都挂着晶莹的水珠，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细碎的光芒。再看那株花，竟在春雨的洗礼后，开得愈发艳丽夺目，那被春雨滋润过的花瓣，红得更加浓郁，宛如新生。它顽强的生命力，仿佛也在向女孩和我传递着一种力量——在风雨中成长，方能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

分别时，我们相约下次再一起赏春雨，说不定那时，又是一番别样的心境。

# 遇见春光

□ 蔡小全

前几天天气格外晴好，阳光明媚灿烂，将房屋和远处的山峦照得金光灿灿，将绿叶照得透明，池子里的水不再平静如镜，晃动着闪耀的碎光，很是耀眼。

走在田埂上，真的觉得很舒坦，在窄窄的长出嫩绿新草的松软田埂上，脚丫子踩在上面格外柔软。靠近树荫的田埂上，青草还不茂盛，积水蓄积在低洼的田埂边，黑色泥土夹杂着小平山上滚下来的黄土，又被前些天的雨水浸润了以后，如油泥一般冒着亮光，让你远远地就能看见泥土的肥沃。

在田埂边的草丛里，几天的暖风已经调皮地吹绽了那一朵、两朵、三朵……零零星星的小碎花，有的黄色，有的米白，有的带着黑色如芝麻般的斑点。花儿有些娇滴滴的，但是蹲下身来仔细看，你会发现，原来在绿油油的草丛间欢快摆动身姿的它们，都昂着一张张欢快的笑脸，一副单纯可爱的表情，正在冲你微笑。

田野里，我最喜欢寻找的还是熟悉好认的蒲公英，从早春到春结束，她都不停地开放，最后都变成一个白色的绒球。待风儿吹起，便会飘舞，我喜欢成簇生长在一起的蒲公英，她们的种子花只要稍有动静便要离枝的特点，让你在走进这丛花簇时便要提前把浑身上下的惊奇与喜悦之情竭力收敛，以免惊起任何一朵敏感的小花，这真是一个最快乐的时刻。

上午，朋友邀我去小河滨钓鱼散心，本来在家学习英文单词，在阳台上暖暖地晒着阳光，他这样一邀，我便也来了兴致，丢下书，让阳光抚慰我的书，我去抚慰我的朋友。

车朝马家荡乡下开去，一路上车过之处全是春色美景，尤其是那桃花，居然开了，美艳得让人热泪盈眶。

一个星期前的周末，我还走在田埂上指着一棵桃树说，再过半个月就能开花了，没想到仅仅隔了一个星期，它便开得如此绚烂了。

朋友驾着车，一路上对我抱怨说：“烦来，烦来，兜兜风也白相白相。”一路上他把心事倾诉给我听后，倒也觉得不烦闷了，我也觉得，在这么好的景色里，这么好的气温里，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挂怀的烦心事。



又春风  
彭正海  
作

于是，我俩一阵大笑，我瞧着车窗外的景色，心想：这哪是“一片春愁待酒浇”的时刻，分明就是一场壮美重生的场面，应该感到庆幸和幸福。春天总是会用它旺盛的生命力，五光十色的绚烂来提醒你，去努力从困顿的精神囚笼中走出来，如果你还没有能经营出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那也没关系，春天总是如此慷慨，给你一抹金黄的阳光做背景，一树，两树，三五树桃花做点缀，只要你愿意，就能触摸到幸福的生机，它是温热的，能传递给

不幸的人以希望。

四季不断轮回，人生只有大步向前，在春天，或在人生的春天，我们可尽情享受它的美丽与美好，就像蜉蝣那般置身于广阔的天地，总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也会有如今日春光下的动人景色等着我们去遇见。密涅瓦的猫头鹰也要忍不住化身成阴日下的白头鸭，婉转地在枝头歌唱。

不要整天躲在内心里不出来，再美的春天也要等你去遇见。